



创于1897

ZHONGXI YINGYONG YUYANXUE YANJIU DUIBI FENXI

#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 对比分析

刘艳春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 对比分析

刘艳春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对比分析/刘艳春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625-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应用语言学—对比  
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H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66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对比分析

刘艳春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625-0

---

2016年12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½

定价:28.00元

# 序

于根元

这是刘艳春的新的学术著作,是她在教育部课题“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10YJC740073)结项成果基础上拓展、深化、发展而来的。加上她多年来对应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的认识,站在一个新的高的角度来讨论,当有许多新的思想。

我记得她在中国传媒大学当博士生的时候干了很多事情。她的前一届博士生讨论的时候,觉得讨论有许多重要的新见,需要有人记录讨论内容,刘艳春已经考取博士生在等待通知了,她已经来学校了,自告奋勇地担任记录,因此也听到了她前一届博士生的一些课和讨论。她还旁听我给硕士生的课。我记得我在课上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跟社会情况的关系。她注意到了,课后说她愿意研究这个题目。这样,她就关心《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上的所有文章和当时社会情况的关系。她几乎成了这方面唯一的专家。

刘艳春在当博士生和毕业之后在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的时候,做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比如,参加了“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的记录整理;参加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这门课的讨论修订,在《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里写了很多;基本上负责了普通话测试大纲语法部分的修订;在郭丽君主编的《语言预测词

典》里起草许多；她参加了我主持的《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调查了山西的大同、平遥、霍州等地和武汉、深圳、广州，在同名的书里写了很多。她自己还独立或合作写了很多著作和文章。

必须说的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崔乐担任过我主编的电子杂志《中国语言生活》的责任编辑，他要毕业去外地工作了。那时候我问了几个人谁愿意接任责任编辑。刘艳春率先回应说她愿意，别人也说刘艳春合适。就这样，她又跟我合作了《中国语言生活》的编辑工作。

毕业以后，刘艳春进一步跟刘海涛学习他专长的主要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数理统计方法和方法论。她在应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后来她看了一本大部头的专著，谈到了一点儿中西应用语言学，刘艳春并不急于跟作者讨论这本大部头专著的提法，而是把视野扩展到了对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对比分析。这部新的专著还只是刘艳春进行的研究里提炼出来的一部分，她进行的研究要多得多。

是为序。

2016年2月27日

# 目 录

绪论 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特色与方法发展 .....	1
第一章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研究模式对比分析 .....	49
第一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内容对比分析 .....	49
第二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模式对比分析 .....	83
第二章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类型、研究性质对比分析 .....	96
第一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类型对比分析 .....	96
第二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性质对比分析 .....	108
第三章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对比分析 .....	126
第一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	128
第二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资料来源对比分析 .....	153
第四章 中西应用语言学作者构成、文献引用对比分析 .....	167
第一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作者构成对比分析 .....	168
第二节 中西应用语言学文献引用对比分析 .....	183
第五章 中西应用语言学评论性研究(书评)对比分析 .....	203
结论 中西差异与我国应用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	236
参考文献 .....	263
后记 .....	280

## 绪论 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特色与方法发展

回顾历史,大凡语言研究最初都有应用的目的。比如我国古代的“小学”,因读古书和学作文兴起;古希腊的语法研究,为的是掌握阅读和书写技巧(R. H. 罗宾斯,1987);古印度“吠陀支”的学问(包含“尼录多”[词汇学]和“毗伽罗”[语法学]),是为了阅读和理解吠陀经文(戚雨村,1991)。但由于19世纪以前语言研究依附于经学、神学、哲学或逻辑学,尚未形成独立学科,也不以语言本身的规律为研究目的,因此尽管“以实用为目的,但是这方面的成就并不显著”(吕叔湘,1980:92)。

“应用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而其作为术语进入人们的视野,则在19世纪后半期。术语的提出者名叫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an Ignacy Niecistaw Baudouin de Courtenay,俄文名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луэн ле Кургенэ)。这位法国血统、波兰出生、学术生涯大部分在俄国度过、46岁就被《布洛克豪斯-艾弗隆百科词典》(1891年卷)誉为“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的著名学者,掌握俄语、德语、法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立陶宛语,通

晓捷克语、索布语、斯洛文尼亚语，一生中用七八种语言发表了600多篇(本)文章和专著。1870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题为《对语言学和语言的几点总的看法》的到任演说中，阐述了语言学分科的看法，区分了纯粹语言学(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和应用语言学(Прикладн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把后者定义为“运用纯粹语言学的知识去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的一门学科(戚雨村，1991:4)。

当初库尔特内提出“应用语言学”这一术语，到底指狭义还是广义，学者们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人们对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脉络的认识。比如盛玉麒等(2006)认为，“应用语言学”术语及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狭至广的过程；而张国扬等(1996)则认为，“应用语言学”术语在产生之初就指广义，只不过在学科建立过程中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将其与外语教学联系在一起，使之狭义化了。

那么，库尔特内提出术语之初到底指狭义还是广义？如果仅从概念上判断难以确定，就有必要寻找库尔特内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其他方面的表述来辅助判断。刘海涛(2007:43)指出：“在这篇文章<sup>①</sup>和随后的一些文章中，Baudouin列举了应用语言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语言教学(母语和外语)、聋哑人的语言教育、阅读教学、拼写改革、比较神话学、比较民俗学等。”

---

<sup>①</sup> 这篇文章指 Baudouin de Courtenay, J. (1870). Nekotorye obsciezamecanija o jazykovedenii i jazyke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In Izbrannye trudy po obscemu jazykoznaniju [Selected work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Vol. 1, pp. 47 - 77). (1963) Moscow: Izdat, Akad Nauk SSSR. 见刘海涛：从比较中看应用语言学[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0。



可见,库尔特内提出的“应用语言学”确实不限于当前所指的狭义,但确实以语言教学及其相关方面为主体(包括母语和外语教学、聋哑人的语言教学和阅读教学),这就给此后几十年应用语言学建立时各国语言学家在狭义和广义上“各取所需”提供了机会和便利,也为至今大家仍在应用语言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众说纷纭提供了土壤。

所以,尽管大家公认应用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完成了学科创建过程,但直至七八十年代,一些国际会议和公认为应用语言学研究较为先进的国家,仍然在讨论什么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基本问题。比如1973年美国为成立应用语言学家协会,专门召开小组会议讨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197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召开第四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专门就应用语言学的定义举行了圆桌会议;1984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七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也专门召开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关系。

近几十年来,应用语言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有些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对于“什么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对象、范围”等基本问题,学者们始终没有统一意见。

随机抽取国内几家较好的出版社出版的应用语言学著作、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词典(辞典),对比其对应用语言学的界定,我们发现其差异非常大,有些著作甚至对某些概念的认识也比较模糊。

以狭义“应用语言学”的界定为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应用语言学概论》(于根元等,2003)界定为“特指第二语言教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应用语言学纲要》(齐沪扬、陈昌来,2004)界定为“专指语言教学,特指外语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湖南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王宗炎,1988)界定为“只对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陈海洋,1991)界定为“专门研究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问题,例如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的教学”;语文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概论》(邢公畹,1992)界定为“专门研究语言教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概论导学》(曹炜,2002)界定为“专门研究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一门有关语言教学方法的学科,例如英语教学法、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等”。

如上,我们仅从应用语言学著作、语言学著作和语言学辞书中各抽取两例,且仅就狭义应用语言学的界定进行考察,就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意见和表达。狭义应用语言学包不包括母语教学或第一语言教学?到底特指外(国)语教学,还是第二语言教学?二者是“和”还是“或”的关系?少数民族学汉语算不算应用语言学?狭义应用语言学是包含语言教学的所有部分,还是仅研究语言教学中的理论和方法?“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等不等于“语言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和“教学法”是不是一回事?由上述各家的界定可见,我国研究者对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对于一些概念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至于应用语言学的广义界定,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此处不一一列举。但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有些人认为广义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应用,有些人认为研究的是语言学的应用,也有些人认为既研究语言的应用也研究语言学的应用。我们赞同最后一种看法,认为应用语言学包括两部分,即语言的应用和语言学的应用,正像于根元所说,包括“应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这两个方

面(于根元,2008)。国外的 Richards 等人也认为应用语言学是联系实际而进行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

国外应用语言学也分广义和狭义,如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给应用语言学下的定义是:(1)第二语言教学与外语教学;(2)语言学习和与语言学相关的应用,例如词典编纂、翻译、言语病理学等(Jack Richards, John Platt & Heidi Weber, 1985)。但是目前国外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以狭义应用语言学为核心,向广义应用语言学拓展的趋势,因而很多有关应用语言学的定义都着眼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国外学者对于应用语言学的认识也多种多样,他们通常不像我国学者那样用一两句话给一个学科以简明的界定,他们多数人采用的是叙述条件、描写过程、列举特点等方式来展现对一门学科的认识。

比如 Kaplan & Widdowson(1992:7)认为应用语言学是:“当语言的知识用于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说应用语言学正在起作用;应用语言学是这样一门技术,它使抽象的想法和研究发现变得容易理解,并且与真实世界相关联;它起着调和理论与实践的作用。”Pennycook(2001:3)认为应用语言学“是这样一种领域,它研究职业环境中的语言运用、翻译、语言病理、读写教育、语言教育等问题;它不仅只是把语言知识用在这些领域,也是一种半自足和交叉性的学科,它与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有关”。

国外语言学家在阐述对应用语言学的认识时,尽管视角不同、侧重点各异,所界定的范围和领域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学科性质的某些认识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比如他们基本都认为“应用语

言学是一门研究和解决现实语言问题的学科”。

比如 Richards(1992/2000;24) 提出“应用语言学是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Schmitt(2002:1) 提出“应用语言学就是为了达成某些目的或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某些问题,而运用我们对于语言,以及语言是怎么被学的、被用的等知识的学科”。Kaplan(2002:前言) 提出“应用语言学要解决的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问题唯一可能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与语言有关”。Garbe 在《牛津应用语言学手册》(2002:9) 第一章中提出“应用语言学的核心是试图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语言相关的问题”。

关于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源,国内外都呈现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自语言学,另一种观点认为仅来自语言学的理论和知识不够,还需要很多其他学科的理论 and 知识。

英国 Blackwell 出版公司 2004 年出版的 *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中,Davies 和 Elder 引用 Widdowson(2000:5) 的话来区分上述两类观点,认为二者的不同可以归纳为是 Linguistics Applied(简称 L-A,语言学的应用)与 Applied Linguistics(简称 A-L,应用语言学)之间的差别。所谓 L-A 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语言问题只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可以解决;而 A-L 却认为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会涉及不同的社会因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语言学外,也不应排除其他学科。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伴随应用语言学研究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展,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似乎已不再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先从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来看,1964 年法国南锡召开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当时只有两个分组:一个是语言学习和教学分组,一个是篇章语言学、语言处理和翻译分组;到 1990 年的萨洛

尼卡会议,已列出31个分组;1999年东京会议已提出30多个接受论文的领域,如语言理论、词汇学和词典学、方言学、语用学、对比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语篇分析、第一和第二语言习得、课程设计、语言测试、师资培养、机器翻译、失语症治疗等。再从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简称IAAL)来看,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的学术委员会是协调各成员单位研究活动的组织,1987年悉尼会议,协会已建立成人语言教学、应用计算语言学、儿童语言、语篇分析、语言与性别、专门语言、语言规划、词典学与词汇学、心理语言学、修辞学和风格学、社会语言学、术语学、翻译等19个学术委员会。可见,伴随应用语言学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日益拓展,仅利用语言学的理论和知识来解决上述领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另外,对于应用语言学自身是否产生理论这一问题,国内外也有共性,也都呈现出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用语言学自身产生理论,另一种认为应用语言学仅是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付诸运用,应用语言学家是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理论的创造者。关于这个问题,于根元在好几(篇)本论著中都有过分析和阐述。我们也认为,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不仅来源于语言学,也来源于其他学科;同时,应用语言学在研究和解决实际语言应用问题时,也创建且已创建了一些理论。

## 二

以上从国际视角,就应用语言学的术语、界定、性质、对象、范

围等做了简要分析和介绍。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聚焦国内,谈谈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创建过程和学科的基本特征。

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块是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一块是广义应用语言学。

狭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队伍大多分布在外语界,主要研究国外语言理论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运用;也有一部分研究者置身于汉语界,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他们中有些人研究广义应用语言学,有些人研究狭义应用语言学,研究狭义应用语言学的主要聚焦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广义应用语言学研究队伍大多分布在汉语界,他们受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理论方法的影响较大,也不拒绝国外的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涉及语言文字应用的多个方面;也有一部分是机器翻译出身的跨界人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识别、机器翻译、情报检索、信息处理和言语统计等方面。

几十年来,我国的狭义和广义应用语言学研究在某些时候某个方面虽偶有汇合,但更多时候是各自为战、条块分割,互相对对方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理论方法甚至相关的人员知之甚少。这种条块分割、互不了解的格局和状态,严重影响了我国应用语言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缘何我国的汉外两界都研究应用语言学,却形成条块分割、甚至互不了解的格局和状态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应用语言学自学科建立之初就铺开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有直接关系。

我国有些学者(如龚千炎 1989:53、1992:1,周健 2002:41,夏中华等 2012:14)在阐述应用语言学研究范围时,说应用语言学最初指狭义,只限于语言教学,后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逐步发展为广义。上述学者在文中都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国内的情况还是国外的情

况抑或国外某些国家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是国内外大都如此,这种观点可能反映了我国一大批研究者的认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确是应用语言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但世界各国在建立自己的应用语言学学科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而后的发展路径也并非完全一致,至少我国的应用语言学并不是从狭义发展为广义的。

事实上,我国的应用语言学自学科建立之初,就铺开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它们来自于狭义、广义两个源头,而非狭义一个源头。这也是造成我国应用语言学至今仍狭义、广义两条研究道路各自发展、难以汇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我国应用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起步稍晚,大致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的语言学家几乎同时意识到了开展应用语言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开始创建狭义和广义的应用语言学。

先看外语界。在外语界,桂诗春等一批外语教学与研究学者积极倡导和引进“应用语言学”。他们所着眼的应用语言学由始至终都基本限定在狭义范畴,即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

1978年11月9日,桂诗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一文,提出当务之急是建立应用语言学体系,并指出语言教学是一门学科。他的倡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由于“文革”期间国内与国外的科学新发展隔绝,这导致“文革”后国内学者都有一种要迎头赶上的迫切心情,当时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一大批外语人才。当时又恰逢中山大学英语专业的一批教师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较新的学校可以有较大的空间伸展拳脚,于是以桂诗春为首的一批外语教师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1980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召开了“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学术讨论会”。教育部高教一司负责人傅克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组织这样的专题讨论会,在建国以来是第一次,希望这次讨论会对进一步加强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工作的发展,将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各地代表共向会议提交27篇学术论文,内容包括应用语言学的介绍和论述、外语教学法的探讨和实践以及教材编写、翻译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我国外语教育界的著名专家,如许国璋、陈嘉、李赋宁等都做了报告。1985年,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广州外国语学院主办了“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除了召开国内国际会议,桂诗春等人还请外国专家办英语语言学培训班;筹办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有目标地购置和订阅学科所需的图书和杂志;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创办《现代外语》杂志;编写和出版应用语言学著作和教材(主要引进英美体系的应用语言学说);设置应用语言学课程(主要讲授语言学知识如何应用于外语教学)。从1978年开始,广州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招收语言学和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至此,我国一条以外语教学研究为核心的应用语言学道路已经铺开,或者说,我国以外语教学研究为主的狭义应用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已经完成了它的创建过程。

再看汉语界。汉语界倡导建立应用语言学一点都不晚于外语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圣陶、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就明确提出要重视语言应用研究,并且列举出应用语言学应该研究的主要内容。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在大会讲话中用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语言学研究中的种种



关系,强调语言应用研究的重要性。这表明我国汉语学界对语言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而当时我国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广义应用语言学的形成做了准备。

接下来以国家语委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后来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牵头的一批研究者,展开了创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招收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讨论编写教材、成立应用语言学研究会、召开首届广义应用语言学会议、创办《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等一系列活动,从而完成了我国广义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创建过程。

我国创建广义应用语言学也是社会的需要。当时,伴随语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语言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把语言还原到实际应用中的研究更重要。当时的广告语言、新词新语、人名地名、社会用语规范等研究也都取得了初步成果,因此需要建立机构、集中人员做进一步研究,并协调全国有关机构和学者来共同研究。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9月25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陈原在会上谈了关于语用所具体任务的初步设想,包括研究整理汉字、提出现代汉语用字标准,研究解决《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研究语言信息处理问题,开展社会方言、社会语言信息、语言识别研究,研究语言风格、口语问题、儿童语言、语言教学以及盲聋语文,研究、介绍国外在文字改革和语言应用情况等六大方面。语用所设立了汉字整理、汉语拼音、语言信息处理、社会语言学、语言应用五个研究室。于根元(1996a: 353)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成立视为“我国应用语言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85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系,开始招收研究生。

汉语界讨论编写应用语言学教材,始于1987年。语言文字应